

万安山

□ 李红旗

万安山,比起五岳名山似乎有点相形见绌,然而,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洛阳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把目光盯向万安山时,沉睡的大山惊醒了。

万安山,典籍上称它为“金山”、“石林山”、“大石山”。上下五千年,从佛道皇帝到名臣雅士,为这里凭添了一个个神奇的传说,罩上了一道道神秘的光环。

东汉皇室把万安山作为狩猎围场,灵官殿里的王灵官,其实就是护驾武士的化身。

古庙依青峰,行宫枕碧流,水声山声锁妆楼,往事思悠悠……

历史从这里上溯,据《御批纲鉴》记载,炎帝传至第七世榆罔氏,为政求急,诸侯幽怨,蚩尤作乱,有熊氏战败蚩尤,诸侯拥戴为“黄帝”,炎帝七世榆罔氏降封于洛,炎姜氏便在洛阳南万安山中建“濯龙祠”以祭炎帝,后来,“曹操伐梨”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

《三国志》载,关云长麦城殒命,东吴为移祸于曹操,将首级送往洛阳,曹操惊恐成疾,寝食不安,欲造建始大殿居住,为覓栋梁,选定濯龙祠前数十丈高的大型树,人报锯解不开,斧劈不入,曹操自领百官,亲伐其树,佩剑落处,铮然有声,遂有鲜血飞溅,由此,一代枭雄惊风入脑,又祸及华佗神医。

与濯龙祠比肩而建的玉泉寺,是少林禅宗“六祖乱法”时北宗渐悟派祖师神秀讲禅的地方,当时的女皇武

则天慕神秀盛名,于久视元年迎请洛阳宫中,中宗即位,倍受尊崇,被誉为“两京法主,三帝国师”。据《洛阳县志》(旧志)及当地残碑记载:(玉泉寺)唐大通神秀禅师讲律道,汾阳王郭子仪奉敕建。如今玉泉寺,早已山门破败,大殿坍塌,空留下一段“玉泉寺塔飞升”的故事。

这里山势峥嵘,怪石峻嶒,一段石栈道上,曾留下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足迹,崖前断壁上 是司马光的勒石处,与司马光同游的有洛阳名士闵交如,据《名胜志》载:交如举进士后,隐居此山,终身不出。

蹬道磐且峻,巉岩凌云苍。攀援山径登上万安山主峰小金鼎,便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修道的地方,传说中的“磨针官”、“洗心池”、“舍身崖”至今犹存。

在这陡峭险峻的峰巅,当年袁天罡、李淳风对弈的“棋盘石”仍悬于险道青龙背之外。

据传,当年唐玄奘省亲时曾在此歇脚,这里至今还留有称作“经回东土”的殿堂,离殿堂不远处的“晾经台”,是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的地方。

万安山,没有皇家的威仪,却有帝王寝宫,没有仙山的神圣,却处处透着灵性,佛道争相占山的同时,炎姜氏的宗祠却延揽了万家百姓。

据《三国志》载:景初三年,帝崩于嘉福殿,葬高平陵。《水经注》说:大石山阿有魏文帝高平陵。《后汉书》也说:大石山,一名万安山,在河南郡境洛阳南。历史上素称“曹氏三杰”的魏明帝曹睿把他的千年寝宫选在了这里。

张衡在他的《东京赋》里吟道:濯龙芳林、九谷八溪。濯龙祠坐落在万安山环抱的绿树掩映中,宫前殿后,松柏苍翠,果木满山,风送花香,鸟啼蝶舞,九谷八溪,遍植黄槐,林带茫茫,直接云汉。

南北朝时,一代文宗徐陵曾咏叹其繁华:濯龙望如雾,河桥渡似雷。陈后主的尚书令江总 在《洛阳道》中歌道:玉节迎司隶,锦车归濯龙,弦歌声不断,环佩响相从,花障荡舟笑,日映下山逢。

如今的万安山,旅游高峰期的人流把一代文宗的咏叹推向了更高峰。

三月三濯龙祠古庙会,近郊数县的游人连日不绝。

六月十二朝龙潭,一方百姓汇集濯龙祠,中原地区盛况空前的农事祭祀活动在这里举行。

九九重阳,万安山主峰祖师庙引来无数游人登高。

三六九月的盛会,新春、节会的游人,万安山胸襟博大,包容天下,日均游客达数千人。

万安山,以其浩浩万安之魂,灵秀中原,擅美古今。

不要停下

□ 李维贞

对跑步,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上学的时候,我总是起得很早,到空旷的操场上跑步。清晨,有着树木气息的湿润空气,在我一呼一吸间悄然潜入心肺,让人顿觉清爽无比。

在清晨的跑道上,我会边跑边眺望远方的群山。有时,微熹的晨光给苏醒的青山披上柔和的橙色的光之衣;有时,粘湿的风会给绿树镀上一层隐约的银罩;有时,一道明媚的光束穿透云层直射山林,被光照射的那片山林就格外清晰;有时,天空会突然暗下来,尤其夏季,这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袭来。雨前的天空,渐灰渐沉,乌云越积越多,最后几乎要压在山头上了。有了这样的征兆,操场上本就零星的人影片刻间就散得无影无踪。这样的时 候,我并不急于躲雨,而是慢慢停下奔跑的脚步,静静等待雨的洗涤。

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,只有我明白这既明显又隐秘的云山之爱,心头便有了一份独特的狂喜。

其实,在空旷的跑道上跑步,就是沿着自己的心路在奔跑。每当我沮丧失落的时候,我常会选择慢慢跑步,聆听自己的心跳,就像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阿甘一样,有一种很深的“不得不”的意味在里面——我已经离不开跑步了。多少的烦恼在跑步中迎刃而解,多少的迷惘在跑步中豁然开朗,多少的抱怨在跑步中烟消云散。

人生一世,我们的心路有时荒芜,有时绚烂,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尽量对自己说——不要停下,正如仲尼对着倦于学、想求得片刻休息的弟子子贡说的那样:生无所息。

问路

□ 李向伟

那年冬天,和朋友开车去内蒙送货,路过山西时迷路了。恰巧路边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,朋友下车,来到老人面前,先是掏烟,为他点着,接着尊一声“大伯”,说:“俺是从河南洛阳去内蒙的,请问这个三岔口往哪边拐呢?”老人一口的山西话,很热情地给我们引路。

去年夏天,我在陇龙路和掘丁路口看到了别人问路的一幕——一辆大货车突然一个急刹车,停在路口,像是迷路了。车窗里探出一个光头,问路边的一个老汉:“喂,老头,去巩义怎么走?”老汉一皱眉,头也不抬地说:“好像是向南吧。”光头的车朝南边的寇店镇驶去,而去巩义应该是向东的。

由此我想到了做人。有的人天生性格倔强,能折不能弯,他们的口号就是:文打官司武打架,软的硬的全不怕。其实,这种人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怕,他也有一样怕的东西,怕什么呢?怕敬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里的呼延灼,杀他脑袋他也不服软,可是宋江往地上一跪,一声“将军”,呼延灼一下子就“软”了。

孟子曰:“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你尊敬别人的同时,也会得到别人的尊敬,大多数人都怕别人敬,而不敢被别人贬低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?很简单,这是因为要想把事情做好很难,但马马虎虎对付就容易得多。你把他看低,他就拣容易的做,很容易就应付了;你把他看高,他拗不过你的好意,就会努力地去做好它。

所以,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,为了让对方的表现合乎你的期望,最好是敬着点,千万不能随便贬低别人,否则,他的举动会朝着你愿望的另一面走去。

学会等待孩子的成长

□ 王军峰

晚上没事,打开电脑,我开始玩自己久玩不厌的“黄金矿工”游戏。

游戏很简单,作为“矿工”,只需在规定的时间里不停地捞地面上的“金子”和“钻石”,就可以获得相应价值的积分,进而升级,这个游戏特别适合我这个电脑盲。

玩了两局后,儿子也要求参加。毕竟玩游戏的时间有限,指法和眼力都明显不如我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,儿子一开始就频频丢分。好胜的我忍不住指挥并指责起儿子来,一会嫌他不分轻重缓急,一会又怨他缺乏目标。本来玩游戏是为了放松心情,但因为我的唠叨,连空气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。儿子小心翼翼地操纵着手里的鼠标,遇有失手时,马上辩解“不小心、不小心”,偶有满意的“大手笔”,则用眼光瞄我一下,期待我的鼓励。

那一刻,我的心痛了!已步入青春期的儿子分明在表现着他的不自信,或者说是自卑。意识到这一点,我再也无心游戏,早早打发儿子休息去了。躺在床上,我久久难以入眠。儿子今晚的表现绝非偶然,而我可能就是催生他自卑心理的元凶。

前不久饭桌上的一幕又浮现在我心头:4月是伊滨区的经典诵读月,六一前后各镇要进行集中展示。每个镇都很重视这项活动,纷纷选拔本镇优秀人才参赛。儿子的朗诵天分较高,被学校领导选中参赛,可执拗的儿子始终不答应参加。无可奈何,老师让家长做动员工作,于是饭桌成了我们和儿子的谈判桌。我和老公磨破嘴皮,儿子就是不为所动,气得我拍了桌子后,他才两眼含泪地说不敢参加,害怕大家笑话。再想到儿子在同龄人中的表现,更让我心惊:一激动,就语不成句;11岁了,还会不会骑自行车;遇到困难和指责,眼泪马上就在眼中转。看来,我的教育方法真的存在问题。

多年的教师经历使我养成了挑剔的毛病,对待自己的工作务求完美,对儿子的成长也费尽苦心。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让我满意,每天回家给他强行辅导功课,成了我和儿子都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的差事。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,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,有时甚至对儿子动起拳脚。儿子越来越少言,小小年纪,话语中竟有了沧桑的味道。每次向儿子发过脾气后,我也有过愧疚,但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比较,又会故伎重演。现在看来,对儿子造成的伤害可谓大矣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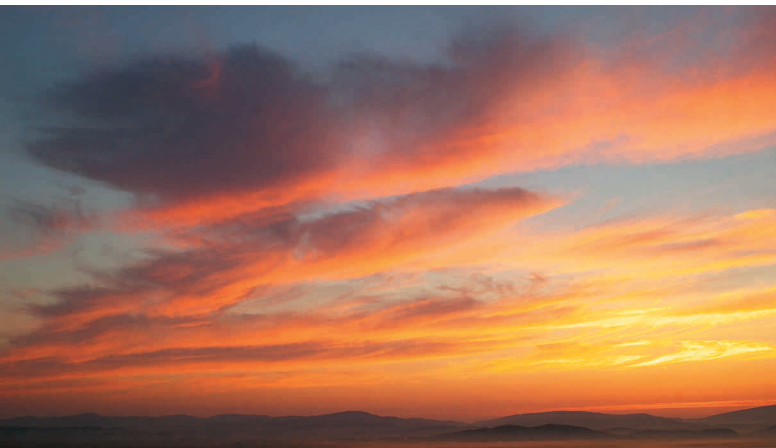
扪心自问,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儿子?郁郁寡欢、胆小怕事,亦或健康快乐、无忧无虑?我有什么样的权力去剥夺儿子的天真烂漫?看着睡梦中孩子蜷缩着 的身体,我心痛不已。

放慢脚步,放松心情,学会包容,学会等待孩子的成长,不仅对自己的儿子,更要对待所有的学生!健康、快乐、幸福才是孩子们人生中的永恒!

“家和杯”摄影大赛作品欣赏



凝望 伊滨一高 焦志昌 摄



云 区财政局 姬雷涛 摄



「花祥年华

佃庄镇黄庄村

牛瑞安 摄

为给我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摄影才艺的平台,即日起举办“家和杯”摄影大赛,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积极提供优秀摄影作品,题材不限。活动结束后,将选出优秀摄影作品在《伊滨新闻》上陆续刊登,并发放证书和奖品——来稿请注明“家和杯”摄影大赛参赛作品、作者真实姓名、单位及联系方式。

此次活动由区信息中心主办,由蔽诚木业公司“家和”地板厂下属“巨宁”、“狮诚”、“嘉和”三大品牌协办。联系地址:伊滨区管委会办公楼105室。 联系电话:0379—69660885 投稿邮箱:ybxxbjb@163.com 截稿日期:2012年12月31日

大鼓艺人张天倍

□ 杨群灿

2006年,全国评定出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洛阳仅河洛大鼓一项入选。

说起河洛大鼓,便不能不提到张天倍,因为张天倍是河洛大鼓的标志符号。

张天倍,号玉林,李村人,生于1894年,从7岁开蒙,几年私塾读下来,搏了个秀才的功名。他师从巩义著名三弦饺子艺人杨绍、鼓书艺人段炎,20岁便名震豫西,粉丝不计其数。1925年,31岁时,他成为“三皇社”(旧时的行业协会)社头,在李村街“摆社”三天,一时传为佳话。

说书艺人中有秀才履历的十分少见,故此,他对一部书的理解就特别透彻,哪些地方适合演唱,哪些地方适合话白,都认真琢磨,细加甄别。他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对古籍或唱本进行再创作,善于在书中层层设“扣儿”,故而能抓住观众,引人入胜。对此,他的体会是:“书理不明,如钝刀杀人”。

在张天倍之前,很少有人演唱《刘公案》,偶有人演,也仅仅《铡许翠屏》一段,不过两三个晚上就能演完。他把整部书进行再创作,则能连演一个多月。

他演唱的《武松赶会》本来能唱三个小时,经过整理,成为只有40分钟的小段,由于在唱腔上的大胆创新,让人听来似坠子非坠子,似鼓书非鼓书,大受欢迎。他表演《草船借箭》一段,当唱到制造十万支箭的期限将到,孔明在江边观察瞭望时,他右手轻摇折扇,左手在背后轻击“哑板”,形象地刻画出炉葛亮的沉着冷静,使观众仿佛看到了江边的活诸葛。

《古城会》本是个“四平段”(即四平八稳的段子),一般艺人不敢轻易说,而他运用戏曲中“手眼身法步”多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,效果极佳。从他开始,表演使用的道具加上了弦子,并创造性地使用“玉林板”(以张天倍的号命名),一改单调的齐胸打法,说到热闹或高兴处,钢板高举过头,打得又快又响,还夹有花点;说到低沉或悲哀处,又把钢板压到桌下,响声低微,不绝如

缕;还有垂手打、背后打等,使钢板的轻重急促尽随书中情节的变化而变化,熟练地达到了“音量控制,板随情走”的境地,深深地吸引着观众。

他还善于自创曲目,《崇祯之死》全书300多句,纯唱无白,不以故事情节取胜,而以熟知明史赢得观众。建国后,他紧跟时代步伐,根据形势需要,推陈出新,自编自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曲目:《双陈战洛阳》、《寡妇改嫁》、《小女婿》、《大战九龙角》等。

他在艺术上博采众长,大胆创新,去粗存精,对传统书段做了很多的改编、整理工作,剔除了许多暧昧、庸俗的情节和言词,使鼓书摆脱了初创期粗犷、庸俗、质朴的特点,书词新颖生动,格调高雅,在艺术上有了质的提高。他唱腔洪亮、圆润、细腻,音域变化丰富,动作潇洒优美,善以唱腔感人,以语气传神,以动作喻势,揉合吸收了河南坠子、越调、二夹弦等地方戏曲的唱腔和武打表演动作,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,他巧妙运用戏曲舞台上的表演技巧,手眼身法步有机配合,将不同人物的动作、语言及环境气氛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,当俊则俊,当憨则憨,恰到好处,使观众如临其境,如闻其声。

他生活严谨,胸前美髯飘飘,潇洒俊美,襟衣里藏一把小木梳,用来随时梳理胡须,晚上睡觉要用一个布套把胡须装起来。像对待生活一样,他一生对艺术严肃认真,从不马虎应付。73岁时,虽已鬓发花白,银须飘飘,演唱《武松打虎》这段书,他从刻画人物出发,大胆突破旧有的表演程式,唱到武松在景阳岗上“朦朦胧胧”入了睡,忽听得猛虎呼地一声震山冈,一声吼叫不打紧,石板上惊醒了武二郎。武松慌忙站起身时,随身一跃,跳到椅子上,并就地腾挪闪转,把武松的机警与不凡的功力,表现得活灵活现。

他说唱的大鼓书在豫西城乡及开封、郑州、西安、兰州等地享有很高的声誉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在广大豫西地区,能请到张天倍说书,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

有一回,登封人为听他说书,用“绑架”的办法到伊川白沙镇“请”他,才得所愿。但在当时,艺人属于“下九流”,不仅政治地位低下,而且生活也毫无保障,他一年四季流浪卖艺,以出色的演唱水平挣得许多粮食,据说李村街的各个粮行都有他的存粮,够吃喝一生。然因久涉江湖,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,还饮酒无度,经常人不敷出,忍饥挨饿。但他轻财重义,豪爽豁达,有人向他讨借,总是有多给多,有少给少,即使暂无现钱,跑当铺当衣物也要满足要求。卖艺时他从不过价还价,给多少算多少。

他名气虽大,但并不自负,还很谦虚。古书词中有这样几句“引头”：“要吃还是家常饭,论穿还是粗布衣,知热知冷结发妻。”有个农村妇女听了,对他说:“家常饭不一定好吃,粗布衣不一定得劲,结发妻不一定都感情融洽。我的婚姻是从小定的娃娃亲,对此深有体会。”他听了,就按照这位妇女的意见把这段词改为:“要吃还是可口饭,论穿还是可体衣,知热知冷有眼妻。”

看了他的表演,中国曲协领导王亚平当即拍板,将此曲种正式定名为“河洛大鼓”,自此,河洛大鼓之名流传开来。是年,他还参加了河南省曲艺、木偶、皮影会演,由于表演精彩,受到省领导吴芝圃接见,并合影留念。吴书记还为他改了名,将“天倍”的“倍”改为“培”,希望他不忘记党的培养,并要多培养新人。为了保存珍贵的艺术资料,他说唱的精彩曲目于1961年被偃师县广播站制成录音带,可惜在“文革”中全部散失。

1961年,曲艺队解散,张天倍被下放到农村,生活潦倒,精神受到摧残,1970年病逝,享寿77岁。

伊滨人物